

按语

《胶东文学》2026年第8期“文学烟台”栏目推出曲树强的小说《巍家学校》，以三十年前的一段乡村代课教师经历为切口，围绕“我”、李耀祖、姜娜娜、彭小英四名年轻人与民办教师黄大鹏、陆小华的人生轨迹与选择，展开一幅基层教育的岁月图景。作者用流畅朴实的文字，翻开过往时光，记述群体形象，呈现中国基础教育在艰难前行中的微观一角，亦在时代风烟之下，藏着对个体命运的关怀。

张馨予的组诗《画春》以“春”为书写对象，在对花草虫鸟的动态捕捉中，细致展现春日自然之美，传递出沉浸春意、与春相融的美好情感，将拥抱自然的舒缓和谐带给读者，也给行路匆匆的人，留下一个驻足的理由。

作者简介



张馨予，九三学社社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莱州人，诗文见于多家刊物及网络平台，散文入选《胶东散文年选》，出版原创诗集《七色堇》《指间沙》。

巍家学校 (节选)



作者简介

曲树强，山东龙口人，作品散见于《当代》《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曾获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入围第十二届万松浦文学奖。

曲树强

1993年夏天，高考落榜的我在社会上游荡了两年，终于找到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地点就在巍家村。当时民办教师比公办教师的待遇低很多，但够了一定年限通过考试便可以转正。不过，我们这些代课教师只有转为民办教师才能有机会转正。我来代课是想在教学之余复习功课，参加成人函授学习，弄个大学文凭，再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报到日，我起了个大早，蹬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骑了十多公里崎岖的山路，中间还推车走了一段碎石路上坡。进村时我已大汗淋漓，早晨刚换上的白短袖已经被汗水湿透，紧贴在身上，要多狼狈有多狼狈，终于在上午九点多赶到了学校。

学校位于小山村的中间位置，地瓜石垒成的院墙，半扇大铁门已锈迹斑斑，一块发霉变黑的白色木牌上隐隐约约能看出四个黑色宋体大字“巍家学校”。校园是泥土地，大门里，一条红砖铺就的甬路通向一排低矮的瓦房。窄小的木门，窄小的窗户，门窗上的油漆已经斑驳不清，隐隐能看出原来的草绿色痕迹。屋子外挂着门牌，依次为：校长办公室、教师办公室、理化实验室、总务处。这排房子的后面还有三排同样低矮的瓦房，想必就是教室了。

带着极大的失望，我走进校长办公室。

屋子呈长条状，最里面是两张对起来的写字桌，左边坐着一位神情严肃的中年男人，他一手夹着烟，若有所思；对面是一位中年女人，丰满圆润，满面笑容，与男子形成鲜明对比。

沿着桌子向外，左边是一排沙发，沙发上坐着一对青年男女。男青年英俊魁梧，一头浓黑的短发有些微卷，刚毅俊朗的脸庞，让我立即想到电影《人生》中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女孩儿清瘦秀气，穿着淡绿色的连衣裙，扎着一个蓬松的马尾辫，清纯素雅。

中年女人见我进来，热情地问：“你是来报到的周老师吧？”

“是啊。”我回答着，一边将乡镇教育办公室开的介绍信递上去。她接过去，笑着说：“我姓隋，是学校的副校长，分管教学。这是马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说着，她指指对面正在吸烟的男人。

“您好，马校长，以后请多指教！”我伸出手，想与他握手。他站起来，微微点了下头，对隋校长说：“你先安排他们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屋子，一阵轰鸣的摩托车马达声逐渐远去。

坐在沙发上的两个同龄人站起来。“你好，我是李耀祖，今年刚分配来的。”男青年的个头儿足有一米八，与我握手时需要微微弯腰。这是我与李耀祖的第一次见面。女孩儿自我介绍叫姜娜娜，也是一名代课教师。

就这样，我和李耀祖、姜娜娜在那个夏天相遇、相识，共同开启了一段在乡村学校教学的生活。

这是一所初级中学，初一到初三共有十二个班级，七百多名学生，十五名教师中只有两名公办教师，其余的都是民办或者代课教师。由于地处山区，道路难走，条件较差，很少有公办教师愿意过来，在李耀祖来之前，只有彭小英一名公办教师。

彭小英是一位漂亮时尚的女孩儿，去年毕业被分配过来，我们三个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教师办公室。她长着一张俊俏的瓜子脸，长发披肩，穿着一件粉色蝙蝠袖短衫，搭配一条淡蓝色牛仔裤，在一众乡村教师中格外引人注目。“嗨，你们好！”她主动打招呼，瞬间拉近了四个年轻人的距离。

学校学生多教师少，每位教师都身兼数职，跨级教学，比如教语文的要同时教初一初二三的语文课，教物理、化学的，初二初三都要兼着。每人每天基本都是大满贯，很少有空堂时间，即使没有课也要抓紧时间写备课笔记、批改作业。民办教师基本都是本村的，家里有果树，放学后就急匆匆地回家干活，要做到教课、种地两不误，身上的担子不轻。

学校安排我教语文兼地理，李耀祖教物理兼生物，姜娜娜教英语兼政治。我们外来的几个年轻人都住校，每周末回一次家，晚上除了备课、批改，各人都有要做的事。我和李耀祖住在一间简陋的宿舍里，姜娜娜和彭小英住在另一间宿舍。

夏天傍晚，放学后太阳还没落山，校园里只剩下我们四个年轻人。我和李耀祖常在那个斑驳不堪的篮球架下打打篮球，活动活动筋骨。李耀祖帅气潇洒的投篮动作经常引得两位女孩儿阵阵叫好。彭小英喜欢在那个时候背上她那架蓝色的手风琴，在夕阳下拉上一曲《外婆的澎湖湾》，悠扬的琴声在校园上空久久飘荡着。姜娜娜则静静地望着山上那轮红红的夕阳出神，晚霞映着她秀丽的面庞，像一尊美丽的雕塑。天色暗下来后，我们便回到宿舍，忙着各自的事情。彭小英师专毕业，要考大专文凭；姜娜娜和我一样，在参加函授学习；李耀祖则在留意着公务员考试。

教师们都很友好，只有五十六岁的黄大鹏有些与众不同。他是物理教师，却成天醉醺醺的，眼睛红红的，满身酒气，说话粗暴，但据说学习成绩很好。听其他老师讲，黄大鹏是一个干了快三十年的老民办，妻子体弱多病，父亲瘫痪在床，孩子在外读大学，他除了教学，还要照顾病人、侍弄果树。有一次我到实验室取教具，刚推开门就被一股浓烈的酒精味儿顶了一下，只见黄大鹏从做实验的酒精桶里倒了满满一大烧杯酒精，用打火机点燃，蓝色的火苗跳跃着，滋滋地燃烧着，当杯内的酒精剩下一大半的时候，他用盖子熄灭火苗，须臾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根大葱，咬了一大口，冲我说道：“真痛快啊！”我吃惊地看着他，说：“黄老师，这可是工业酒精，有毒啊！”他却哈哈大笑道：“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已经消毒了，毒都随着火苗子跑了！人生最快活的就是这东西啊！”说着，又喝了一大口。

画春 (组诗)

张馨予

杏梅

出门之前，用青蓝
我在亚麻布上涂满轻轻浅浅的晨画
南风之掌，推一把
云一朵一朵簇拥起翅膀
栖居在老梅桩赭色的虬臂上

鹤顶梅，从天而降地绽放
在绿叶到达之前，于十里旷野中堆雪

出门之后，看着偌大的天地画板
阳光一寸一寸给草木压上绿痕
我站在三月的右下角等黄昏
等落霞点燃梅火
发肤被粉白艳红染色

相信，我已是一春的一部分

画春

收割完最后一粒雪
终于可以，有一处水域栽种寂寞

这个季节很多情
新草偷听一群蚯蚓羞涩地唱歌
水鸟在涟漪上谱曲
河鸥微调焦距，就能
捕捉柳梢上甲壳虫星袍的光泽

这个季节很明亮
鸽哨挑起一担轻风
过河，浇灌山坡上的鸢尾
一丛丛挣扎的墨绿和忧伤的紫色
是梵·高在错综的不安中
调和出的快乐

这个季节很忙碌
蚂蚁搭乘一叶香樟去彼岸会合
而我，只抓一把浅灰和淡黄
准备临摹
一枚连翘的破壳

孤单如此丰满
这种情愫与春天契合

春天慢呀慢

马路那么柔软
影子临摹出钢琴黑白的声线
反光镜里没有暂停，撩开光束斑驳
那排已站进以往的杨树越发模糊

风，在三月集结
为抵御在冬寒中裂变的荒芜
连翘黄灿灿的铠甲
先于绿色到达

赤着脚跳舞，我是踩响音符的人

关于热爱，应该是
钟情于谪熟并追随所有变数
毕竟时光清浅
别辜负春天

更多作品请阅读《胶东文学》
2026年第8期



微信小店

发行电话：
0535-6821983

胶东文学 复刊5周年
作品选登 (2021-2026)

让更多好作品从这里走出

从1982年创刊以来，本刊一直致力于发现和扶持优秀文学创作，为推动胶东地区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此次复刊5周年作品选登，旨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展示胶东文学的繁荣景象。